**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十集：《莊子內篇》〈應帝王〉的「渾沌之死」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渾沌／之死」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25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集講的故事是「渾沌之死」，出於《莊子》內篇的《應帝王》。《應帝王》是莊子內七篇的最後一篇，而我們今日講「渾沌之死」正是這篇最後的篇章的最後一個故事。「渾沌」這個詞語在現代漢語的使用中是比較偏向於負面或算是貶義的，例如「渾水摸魚」、「渾渾噩噩」等，但是，在《莊子》這個「渾沌之死」中，「渾沌」卻算是正面的、褒義的，究竟這個「渾沌之死」其實是想講甚麼呢？我先用口語講講這個簡單的「渾沌之死」的故事：

　　南海有個帝王叫做儵，北海有個帝王叫忽，中央有個帝王就叫做渾沌。儵和忽時常都會到渾沌的地方休息呀相聚呀，而渾沌又對待他們很好。有一日，儵和忽就商量要好好報答渾沌對他們的善意，就講：「人們都有七孔，用來看，聽，飲食和呼吸，唯獨渾沌就沒有，我們就試試幫他鑿出七個孔來吧！」他們一日就幫渾沌鑿一個孔，到第七日渾沌就死了。

　　「渾沌之死」的故事就到此為止，而《莊子》內七篇亦到此為止。究竟這個故事想講甚麼呢？有人說這是講在上位者對待人民的治道問題；有人說這是精神境界或思維活動的張力問題。我在這裏試從幾方面來解說「渾沌之死」，先從字義，再從「三言」及《應帝王》的義理脈絡來衡定「渾沌之死」的意思。

　　從字義來講，南帝的「儵」，北帝的「忽」與中間帝的「渾沌」似乎在名字上已有一定的意象，「儵」在《說文解字》上解作：青黑繒縫白色，即是把它作為顏色的一種，但是，這個「儵」字又同「倏」相通的，而「倏」字在《說文解字》就解作：走也。如果配合「忽」即是忽然，代表時間很快的意思，則這兩個代表人物的字詞其實就是表示「匆匆忙忙」，做事趕快的意思，而「渾」與「沌」字都是指水勢很大而不清澈的意思，尤其是不清澈的意思可以說是看不透的意象。從這三個名字的意思來看「渾沌之死」，就可以理解儵和忽兩個人會去渾沌處作客的理由，即是平日工作太忙碌，位處於中央的渾沌之國就是一個渡假天堂，而可能是渾沌的招待太好，兩個南北二帝都想回禮答謝，他們就發現這個渾沌是一個完全看不通透的人，沒有眼耳口鼻，不知道他是如何看，聽，飲食和呼吸，所以南北二帝就決定幫他開竅，每一天開一竅，七孔開成，渾沌就死了。至於死因是甚麼，故事就沒有告訴我們。不過，單單從知恩圖報的角度來講，南北二帝的行為就很像「好心做壞事」，等於有錢人去到貧窮線以下的地區，以為炮製一餐充滿營養的牛油果沙律大餐給他們吃，他們就會感恩流涕，殊不知別人講求的不是營養大餐或名字好聽的食物，而是飽足感覺的大餐，如牛扒餐，加餸斬料才是豐富嘛。所以南北二帝其實是好心做壞事，渾沌就是渾渾噩噩就是好事，你加添外界知識給他，一日他醒悟過來，就會知道自己的愚昧，所以，「渾沌之死」可能就是他自殺而死，因為死蠢太久而忍不住自己的羞恥而死。當然，是否自殺而死只是一種忖測，不過，我們就可以發現其中仍然有想像空間。

　　然而，如此講解「渾沌之死」的故事，似乎只是一般地理解一個普通的故事，甚至乎我們還要去理解莊子為甚麼會說渾沌一開七竅就會死，會否有其他的意思，而且，不要忘記，這是《莊子》書中的故事，他在運用語言上是具有高度的自覺性，甚至連寓言的寄寓意思都要有一番轉折來講，為了更準確地看「渾沌之死」的故事，我們嘗試從三個層面來衡定它的意思。第一個是從「卮言」的層面；第二個是從《應帝王》的篇章脈絡；第三個是從《莊子》內七篇的整體性來看。

　　首先，我們從「卮言」的層面來講，雖然我們一般會認為寓言故事的寓解會放置在故事之後，這是伊索寓言式的格式，然而，我在第一講已經表示過，莊子的「寓言」與西方文學中的寓言格式並不是一樣，只是同樣具有寄寓他者而說的意義相近，重要的是莊子使用「寓言」真的別具用心，而他這種用心，他又會透過其他的形式來說，「卮言」就是在莊子書不常出現的獨特言說。我們從「渾沌之死」往上稍移一段就會發現莊子這一段「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正好展示出一種「至人」的境界，即是「至人」的思考並不受到名利權智等等的牽扯，莊子直接指出「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即是正正在於「至人」能夠不受到名利權智等的牽絆，他的心思就好像鏡一樣，能如實地反映或使用事物。這一段話的意思似乎只是講「至人」的心境，然而，假如我們把它的意思配合在「渾沌之死」中，則至少可以引伸出兩種意思：第一，以「渾沌」即代表否定耳目等感官的認識作用，其對於事物的理解與使用即可以能「用心若鏡」，而南北二帝對它的開「鑿」時從常規思維中來反否這種「無心之心」或「無用之用」，也展示出莊子對於「至人」的形容，即「渾沌」；第二，以南北二帝對於渾沌的所作所為正在於未能做到「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反而「勝物而傷」來看，再加上南北二帝即是匆匆忙忙的意思，不難想像他們的管治之道亦只是對人民的日加一法的處理，縱然南北二帝是善意地要治理國家，最後還是會「好心做壞事」地造成擾民甚至勞民傷財。

　　其次，我們試從整篇《應帝王》的脈絡來討論「渾沌之死」。《應帝王》的主旨是莊子所主張以無為之治的篇章，在《應帝王》的幾個寓言故事中，莊子總是透過不同的故事人物來對於「人君」或治者提出了不同的言說，在第一則寓言中借蒲衣子說出理想的治者的心境乃要純真質樸；第二則寓言中從兩位寓言的主角之對話來提出治者不該以私意，即「以己」作為立法之依據；在第三則寓言中，莊子以無名人的說話來指出「無為而治」的主張，無名人說：「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矣。」順著整部《應帝王》的文本來看，則《應帝王》無疑地是對於政治上的討論。順此推論，則置於《應帝王》末處的「渾沌之死」，當可以政治的討論來解釋。如果以此角度來說，南北二帝的作為正是君主常以有所作為的角度來對治純樸無知，即從耳目感覺之「能」也沒有來說，南北二帝的匆匆忙忙也代表著整篇《應帝王》所反對的「有為而治」。當然，這又可以從兩個層面而談，一是對治者的勸告；一是對被治者的反省勸說。

　　最後，我們試從整部《莊子》內七篇來說「渾濁之死」。《莊子》內七篇的內容可以說是極具結構性的，這一方面的討論，學術界比較有共識，所以不少研究《莊子》的學者都會以內七篇為要，但這又不代表著外篇或雜篇不重要。《莊子》內七篇的第一篇《逍遙遊》是展示出莊子思想的最高境界；第二篇《齊物論》是展示出莊子達至「逍遙」境界的方法或工夫論；第三篇《養生主》是展示從人倫與自處上必需要養護生命之主；而第四篇《人間世》與第五篇《德充符》就是從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無奈與個體自身種種的缺憾兩方面來展示人倫上的「自處」；第六篇《大宗師》則講人與自然的關係；第七篇則談人與政治的關係，或者，可以說是「人為」的社會結構的「自處」與「應對」；如此來看，則「渾沌之死」就是講政治問題無疑了。不過，從《莊子》內七篇作為一個整體結構來看，則我們更可以發現第一篇《逍遙遊》首個的寓言故事「鯤鵬展翅」與第七篇《應帝王》最尾的寓言故事「渾沌之死」，似乎具有某種首尾呼應的連繫，尤其是從「南」、「北」、「鯤」、「鵬」、「儵」、「忽」等所具有的隱喻意涵，簡單來說，「鯤鵬展翅」所說的精神境界之價值超越，以生命力的轉化及審時度世之下，也可以能夠讓鯤化作鵬，並得以由北至南的天池的能力。在「鯤鵬展翅」的故事中，「南」所代表的似乎是有優越性，然而，在「渾沌之死」中卻可以現莊子並不以為「南」就是優秀，即使不少人也以為莊子是南方楚國的人，莊子所著重的乃是內在精神的境界，而由「鯤鵬展翅」與「渾沌之死」的南北，甚至中央正是展現出莊子思維的壯闊與不拘於一格。

　　綜合來說，「渾沌之死」故事主要是講述政治上的思考，尤其強調「無為而治」，或者是以「渾沌」來形容「至人用心若鏡」的不著痕跡。當然，究竟在「渾沌之死」中有甚麼可以讓我們借鏡呢？直接地使用，即是「渾沌之死」乃統治者以一己的私見或善意而進行政策的修訂，或事務的處理。以香港來說，當政府以興建房屋為大前提之下，則其他重要的社會具價值的事似乎都被移至邊緣，例如要求把緣化地或郊野公園用地作開放，政府的用心可能是善意的，但卻要整個香港犧牲了郊野公園或持之以恆的緣化政策，究竟住屋的需求真的要如此做嗎？另外，從最近的「嘉湖山丘」事件來看，政府對於地主曾棄置建築廢料的事缺乏行動力或監管固然有問題，然而，後續的以堆土危險而要求封英泥漿似乎也是不合邏輯的，如果已經可以封英泥漿，即是代表政府承認「嘉湖山丘」的存在，「封漿」究竟是第一步，還是當作最終解決方案呢？如果政府能夠從法理上講其合理性，再從危機處理上的首先執行為重，則「嘉湖山丘」事件至少可以為政府的執行力做一個示範，展示為具有行動力與公開理性地處理的形象，現在，事件應該還只在觀望中。再從間接的使用來看，作為統治者，其實不用說到是君主或帝王之類，即使是一個管理人，如特首，區議員、政務官等，也是一個管治者，則必須好像莊子所講「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即不受到名利權智等等的牽扯，那就可能達到「至人」的境界，當然，《莊子》一書還有提到其他可能達到「至人」、「神人」等境界的工夫，如「坐忘」、「心齋」等。

**第二部分：「渾沌之死」寓言閱　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0MIN）**

　　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渾沌之死」。這一集我將會從法國哲學家畢來德的《莊子四講》來討論「渾沌之死」的學術意義，當然，「渾沌」是一種特別的意象，賴錫三教授亦有論文把「渾沌」的意象與創世的神話思維混合討論，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發掘《莊子》思想，不過，這一集我還是只想簡單從畢來德來講講「渾沌」的討論。我曾經說過，近年引起我再閱讀《莊子》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是德國及法國等的哲學家相繼地發表了相關於《莊子》的著作，其中有于連的《養生：遠離幸福》及畢來德的《莊子四講》等別引起了古代中國經典的思想如何融合或作為對現代思想反省的思想資源，當然，我能夠看到這些材料是從台灣中央研究院近年所舉行的幾場學術研討工作坊來得見的，如：2007年的「法語莊子研究工作坊」、2009年的「若莊子說法語」、2010年的「莊子研究與跨文化批判工作坊」及2012年的「跨文化視域下的道家研究工作坊」等，無可否認的是這些工作坊正是挑起了一連串對於「莊子」思想的當代研究的運動，楊儒賓教授在新著的《儒門內的莊子》也講到他對《莊子》的重新思考，也是拜這些活動所致，他更引及這些工作坊之外，更有住宿的讀書會活動，試想想：一群學者可以透過不同的場合來重新思想或發表相關於道家思想的想法，當中的學術刺激必然出現，又可以發現在當代的學術討論中真的不是閉門造車，而是

　　好了，現在我透過畢來德的《莊子四講》來說說「渾沌之死」。畢來德詮釋莊子的「渾沌」主要透過三個步驟來把握。首先，他先從「忘」、「無為」或「自然」的精神狀態來討論「渾沌」，即「渾沌」實是莊子思想中「至人」或「神人」的精神狀態，而這個精神狀態的特點是具有非常識中的認知模式，表象來看似是混亂的狀態，內裡卻是具有一種不容易被辨識的秩序，畢來德甚至把渾沌翻譯為法文時，即以意譯為「對混亂的頌讚」。從這一個角度來看，則畢來德先生是以為「渾沌」即是「至人」的狀態，而這一種狀態即是「無為」即是「自然」。其次，畢來德又從「黃帝遺珠」的故事來聯繫於「渾沌之死」作解讀，「黃帝遺珠」的故事出於《莊子》外篇的〈天地〉，故事主要是講述黃帝遺失了玄珠，派遣了認知、眼力、辯論等也找不到，反而派遣象罔，即是迷惘慒懞就找得著，那個「象罔」就是告訴我們「道」並不是依靠認知、眼力或辯論來體悟的，反而是從樸實懞慒之間才可以找得著，而這種樸拙懞慒或渾沌正是主體生存以賴以為生的生命力，假如沒有了這種樸拙懞慒或渾沌，主體性就會乾涸，乃至於死。最後，畢來德更從整部《莊子》的多個故事來看，發現與「渾沌之死」故事相似，莊子常常指出人是具有容易迷失於外物的傾向，「渾沌之死」既想表明要保存「渾沌」的重要；亦想說出南北二帝所具有迷失於單一價值觀的取向，即是對外物的認知模式，從而對「渾沌」作出不必要的開鑿。

　　畢來德以這三步來討論「渾沌之死」，一方面既可以指點出「渾沌」即「至人用心」，或精神狀態，另一方面亦能夠從《莊子》的其他篇章來取得支持，似乎也能夠做到「言之有物」。尤其特別的是畢來德自身認為他研究莊子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以法語來翻譯《莊子》，而他的翻譯又更是建基於他對《莊子》思想的理解，所以，當他以「對混亂的頌讚」來翻譯「渾沌」時，則更表達了一種比我們傳統以「渾沌」作為未開發狀態的理解也來得多一種思考。然而，畢來德的說法是否沒有商榷的地方呢？台灣中央研究院所舉行的幾場研討會已有不少學者表達過意見，或者，大家可以自行上網搜尋一下就可以找到札關資料，這一集就說到此了。

──第十集完─